

## 酒是高粱写的诗

□叶兆言

现实生活中,好像大家也不太知道有父亲节,今年六月某一天,突然接一电话,问知道不知道父亲节,问父亲节到了,会有什么样的怀念。不说不知道,说了心生惭愧,自然而然想到了父亲,想到父亲生前喝酒的模样。

父亲爱喝酒,但从来不贪酒。喝酒对他来说是休息,就是聊天,就是说东道西。有点花生米,有一盘油爆虾,话题便会源源不断。喝得并不多,非常慢,平时好像也没工夫说话,很多事,都是喝酒时随口,他跟我谈祖父,谈自己小时候,谈文学,谈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。

父亲也常喝本省的洋河和双沟,过去的人,基本上都喝本地酒。本地酒价廉物美,有酒喝就行,仿佛诗人李白一生,纠结的不是好酒坏酒,是有没有酒。莫笑农家腊酒浑,有酒喝一切都 OK。在父亲记忆中,确实还存在好酒的认知,那就是只要是四川的酒,只要敢拿出来,都会是好酒。

为什么这么说,因为父亲少年时代,也就是抗战那八年,在大后方四川度过。童年记忆往往最深刻,最难忘,当然呢,这些酒文化,也是祖父给灌输。父亲很喜欢说祖父在四川怎么喝酒,一边慢慢地喝,一边教他和哥哥姐姐写作文,改病句。

说起四川,父亲情不自禁有些自豪。父亲是苏州人,苏州人吃辣,四川待了八年,他不仅能够吃辣,还喜欢讥笑苏州人怕辣。美食家陆文夫不吃辣,他是父亲的好朋友,当年曾经一起被打成右派,父亲背后总是在笑,说陆文夫这美食家头衔有问题,天下美食怎么能够离开辣呢。

父亲酒量不大,喜欢浓烈的白酒,要喝就喝高粱酒。他觉得江南的黄酒,那是温润的糯米酿造,劲不够足。这仍然与他在四川的经历有关,跟父母逃难去大后方待了八年。

我有个同学在泸州做过市领导,重庆去泸州的途中,用微信撩了他一下,说自己到了泸州,要去酒厂参

观。立刻得到回复,问去哪一家,说泸州有几百家酒厂。听他一说,吓一跳,想不到这么大的一个数目,以为只有一家泸州老窖。他告诉我,最多的时候,泸州有近两千家酒厂,这里绝对是个酒城。

此行目的地是泸州老窖,一切行动听从主人安排。泸州有最古老的酿酒窖池群,有最古老的酿酒作坊,偏要独出心裁,让大家去参观自己的高粱地。说起来让人惭愧,我竟然第一次见到成熟的高粱,真是第一次。大片大片红高粱,那么红,那么高,那么沉甸甸。也许季节缘故,以往出门在外,只见过小时候的高粱和玉米,弄不明白它们的区别,叶子差不多,矮矮的,绿油油的,这次终于开了眼,长了见识。

酒是高粱做的,同行有诗人在,于是便有了“酒是高粱写的诗”。没有此行,我大约永远也不会知道,不知道好酒必须有好高粱才行。父亲当年给我的教诲,好酒要好水,现在又多一条知识,还必须得有自己不被污染的高粱基地。这是个新概念,父亲小时候在四川,显然还没有污染

这词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说起来都老话套话。没有这次泸州之行,我大约永远只能在电视上看红高粱。同行作家朋友不相信没看过电影《红高粱》,还真确实没看过,只看过小说。童年记忆中,最深刻印象的是青纱帐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,难怪自己写不出莫言那样的好小说。

酒不仅是粮食做,而且最好是高粱,是红高粱,那种能够高达三米的高粱。父亲凭借题少年记忆,在一系列的怀念文章中,不止一次提到四川的黄桷树,提到川人的嗜辣和幽默,提到当年下酒的佐料花生如何便宜,当然,也多次提到美味的高粱酒。现在,浮光掠影地到了一趟泸州,在对父亲的回忆中,终于又增加一层了解。我弄明白了红高粱,终于弄明白,好酒原来是红红的高粱写的诗。



## 大家V微语

### 为什么“美没有家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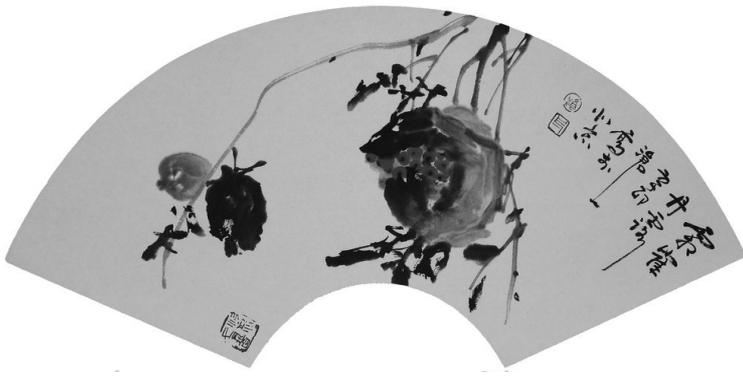
□罗振宇

●最近我看到一段沈从文先生写的话,关于什么是美。他说,“凡是美,都没有家。像流星,落花,萤火,都没有家的。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?谁能束缚一缕月光呢?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,我有我的去处。”这段话写得真好啊。

●那我们可以继续追问,为什么美没有家呢?对,哲学上有一个说法,就是美这种感受,他本来就是人去感应那些占有不了的、行将失去的东西的一种方式。

●就像某个地方,如果我们住了很长时间,那就不像一位初来乍到的游客那样,能感受到这里的美啊。原因很简单啊,我们有占有感,而游客没有啊。

●从这个角度上说,我们就明白,为什么美没有家,为什么距离产生美,为什么觉得非常美的东西,一旦占有了,或者一旦时过境迁了,我们那种最初的美感也就消失了呀。



## 谈天说地

### 生活总会回甘

□积雪草

汉字特别有意思,比如“甜”字,舌尖的那一点甘为“甜”。“甘”字美也,舌尖上游走的美妙滋味为甜。

五味之中,“苦”是极不讨喜的那一味,很多人都和我一样,不太喜欢吃“苦”,诸如苦瓜、苦丁、汤药等,口感滋味不美,令人难以下咽。

不过,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后就会懂得,五味之中,唯有“苦”味内涵最丰富,层次最分明,层层递进,熬过去之后,就会华丽转身,在苦意中,品味出一丝清凉的甜味,是谓回甘。

苦味的东西吃到嘴里,慢慢体会“苦”的滋味时,你会发现那“苦”在舌尖上游走了一圈,吞咽下去之后,滋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有一丝淡淡的甜滞留在舌尖上。

年少的时光,我并不喜欢喝茶。有一次,喜欢喝茶的父亲顺手给我斟了一杯生普,我端起茶杯,浅浅地抿了一口,清亮的茶汤缓缓滑过舌尖,有一股子药香的苦涩瞬间激活味蕾。我忍不住皱眉:那么多人爱茶,是爱茶的苦涩吗?真有那么好喝吗?然后,便是我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片刻之后,奔腾的茶香向舌根慢慢攀爬聚拢,在舌尖上暗暗涌动,喉底升起一股淡淡的甘甜。一波又一波,层次连绵起伏,在口腔肆意妄为,在心灵深处悄悄绽放。

啊,回甘是一种多么迷人的滋味,高级且有层次,令人齿颊生香,口舌生津,幸福愉悦。从苦涩到甘甜,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,历经平淡无奇,水乳交融,沧桑巨变,乃至峰回路转,在喉中沉淀出一味醇香,令人恍若隔世。

喝茶的过程也像人生,总是先苦后甜,只可惜很多人没能熬过“苦”的过程,没有等到“甜”的到来,就轻易放

弃了。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能过分贪图安逸,四处走走,到处看看,多学点东西,努力工作。不要怕吃苦,更不要抱怨,苦过之后,生活总会回甘。

毛毛虫生活在花草树木之间,长得丑,不起眼,饥食绿叶,渴饮露珠,爬行缓慢,还要经受风吹雨淋,电闪雷鸣,如果运气不好,被鸟雀啄了去,很可能一命呜呼。可是毛毛虫并不悲观,专注于自己的生命之旅。小鸟从身边飞过,它不惧怕;花朵在身边开放,它不羡慕;白云从头顶飘过,它不仰望。它只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,努力地等待化蝶之日,终于,苦极回甘。

让我们用心为眼睛点一盏明灯,指引前方的路。不管前路崎岖还是坎坷,不管多难走,只要坚持下来,你就赢了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谁都不能替你活着,更没有人替你在茫茫黑夜中行走。

岁月知味,人生回甘。都说人生像五味瓶,内中五味杂陈,所有的滋味都尝遍了,才算是完整的人生。无论是甜滋滋、麻酥酥、热辣辣还是酸溜溜,如果没有苦味去调剂和中和,其余的味道也将变得苍白单调。

岁月是一棵树,所有的旧时光都是挂在这棵树上的果子,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,各种滋味重叠在一起,最终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,站在光阴深处,遒劲参天。

苦难是岁月这棵树馈赠给我们的礼物,每个人都有,大小不同而已。我们不但要接住,而且要挺住,只要熬过去,人生就会峰回路转,就会有不一样的回甘。

吃得苦中苦,方懂甜中甜。

## 读史札记

### 射箭高手

□佚名

战国时期,道家有个高人,名叫列子,他文武双全,不仅文采出众,而且箭法了得。他自认为射术天下第一,无人能敌,甚是自傲。

有个人反感他的傲气,对他说:“你别自觉着了不起,有个叫伯昏无人的人,箭术在你之上。”他很不服气,就去找伯昏无人挑战。

伯昏无人说:“你先射,我看看你的水平如何。”

他毫不客气,拉满弓弦,还让人在他拉箭的胳膊上放上一杯水,然后开始射箭。只见他一箭刚射出,还没到达靶心,第二支箭已经搭在了弓上,第二支箭刚刚射出,第三支箭又搭上了。结果,一箭连着一箭,三支箭首尾相连,形成一条直线,箭箭射中靶心,这叫连珠箭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三箭射完,他胳膊上的水杯竟然纹丝不动,滴水不漏。

围观的人大声叫好,惊叹:“这哪是箭术,简直是魔术啊!”列子不无得意地问伯昏无人:“你看我的箭法如何?”伯昏无人不以为然地笑了,说:“以你现在的箭法,顶多是用心射箭,但离无心射箭的境界还差得

### 历险小记

□姜刚毅

说历险,有些夸张;但你看了我的记叙,或会认可。

近日我驱车前往福建连江,往返约两千里,并不算什么——让我挠头的是,沿途路况出乎意料。刚到福建界的一个长隧道,就让我惊悚——眼前电子显示屏赫然显示着:“从此开始13.7公里长下坡,已有37人死亡!”让人毛骨悚然。好在,实际走起来,小车易制动,车身又轻,小心点便是。

真正让我生出历险感和懊悔感的,是回程时在福鼎小住的事。入住酒店后已近下午四点,得悉此地有个太姥山景区;要去的话,导航显示单程要一个小时。冬天黑得早,又逢阴天,估计不到五点,天就黑透了。但踌躇再三,我仍决定去看看——不进景区,沿途奇山峻峰也可一饱眼福。谁知上了路才知道,这段县道全是羊肠般弯弯曲曲的对向单车道,一不小心就会滑下悬崖,或与来车撞个满怀。而且四点半,天就大黑了。我咬牙前行,但弯道委实太多太

窄,一边还紧贴崖壁深谷。不多久,我就有点头晕眼花,心血乱涌,耳中也嗡嗡作响。更要命的是路上车辆越渐稀少,孤独和焦虑便来添乱。而导航还在不断提醒:“前方急转弯,请小心驾驶”“前方是落石高发区,请小心驾驶”。呜呼!想到回程还要折腾一番,我不由暗恨自己鲁莽,更恨这路咋还没个尽头,但此时想要返回已不可能——掉头更不安全。我只好将音响声音调大,给自己壮胆。

最后,总算看到了景区的大门!有意思的是,回程或因经历过而心中有数了,或因天黑而看不清周遭魔鬼般逼视我的群峰深谷,我的心境已平和多了——不仅觉得路好像比去时短些,甚至还有些自得起来。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,毕竟我还是全身而归了。而生而为人,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,体验点艰险坎坷,未必不是件有意义的事——当然,再要我品尝一回这种滋味,我也不想了。